

卷八 影视戏剧文学卷

海棠胡同

霍達文集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霍達文集

卷八

影视戏剧文学卷

海棠胡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霍达文集. 卷八, 影视戏剧文学卷: 海棠胡同 / 霍达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302-1718-4

I. ①霍… II. ①霍…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剧本—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0782 号

海棠胡同

HAI TANG HU TONG

霍达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4.5
字 数 70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718-4
定 价 5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作者简介

霍达，女，回族。国家一级作家，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著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约800万字，其中，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补天裂》获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和电视剧两个奖项，并被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评为建国50周年全国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中篇小说《红尘》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万家忧乐》获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消费者协会授予保护消费者杯全国个人最高奖及3·15金质奖章；报告文学《国殇》

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奖；话剧剧本《红尘》获第二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电视剧《鹊桥仙》获首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电影剧本《龙驹》获建国四十周年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奖；散文《义冢丰碑》《烟雨文武庙》获香港回归征文全国一等奖；散文《为了那片苍天圣土》获全国政协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优秀征文奖，散文《听海》获中华散文学会优秀散文奖。此外，代表作尚有电影剧本《秦皇父子》、话剧剧本《海棠胡同》等，并曾多次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及建国40周年北京优秀文学创作奖、北京文学奖荣誉奖、火凤凰报告文学奖、炎黄杯当代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多种奖项。2009年当选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在国务院第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受到表彰，2010年获上海世博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主题活动组委会授予民族文化遗产和发展卓越成就奖。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六卷本《霍达文集》，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八卷本《中国当代作家·霍达系列》、九卷本《霍达文选》。作品有英、法、阿拉伯、乌尔都等多种文版及港台出版的繁体字中文版行世。曾应邀出任开罗电影节国际评委、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代表、《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并赴美、英、法、日、俄、意大利、西班牙、新加坡、马来西亚、芬兰、挪威、埃及等十余国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生平及成就载入《中国当代名人录》和英、美版《世界名人录》。

本卷概要

本卷收入影视和戏剧剧本多部，从早期代表作《秦皇父子》到近年新作《海棠胡同》。

电影文学剧本《秦皇父子》发表于1981年，是作者青年时代的倾心之作，从久远的历史中钩沉开掘，将几乎被遗忘的万里长城的监造者、秦始皇的长公子扶苏这一悲剧人物推到了世人面前，同时成功地塑造了秦始皇、胡亥、李斯、蒙恬、赵高、仲姜、优旃等一系列艺术形象，对于秦史的艺术创作具有开拓意义。剧本发表以后，史学界、文学界、电影界都给予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1986年，作者将其改编为话剧剧本，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话剧剧本《海棠胡同》则聚焦于当今现实。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大片民居化为瓦砾。著名诗人萧穆的遗孀、曾红极一时的鼓书艺人苏宛君，为了那尘封半个多世纪的爱情，为了信守承诺，从青春岁月到耄耋之年，矢志不移地守护着六代祖传的沧桑故园和树龄超过二百年的名贵海棠；下岗厨子梁德宝和退休教师魏老师，做梦都想住得宽敞一点儿而又无能为力。面对开发商的步步紧逼，他们何去何从？代表社会良知的记者吴伟大声疾呼：“难道‘有钱的进来，没钱的出去’是这座城市的唯一出路吗？一座城市，不能割断文脉，不能失去历史记忆，不能留给子孙后代一片空白！”此剧于2011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院公演，由王剑男导演，宋春丽、郭冬临、郭达、杨立新等主演，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本卷中的《鹊桥仙》于1980年除夕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可视

为最早的贺岁片，获首届飞天奖。《我不是猎人》1982年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奖。《保姆》1984年获萌芽创作奖。《龙驹》1990年获建国40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奖。话剧剧本《红尘》2004年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

自序 梦断蒙太奇

我庆幸在自己出生的时候人类发明电影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并且已成气候，使我自幼得以享受这一魅力无穷的艺术，同时也为不知电影为何物的古人感到深深的遗憾，难以想象他们的生活中没有电影该是多么无聊。

电影伴随我长大成人。少年时代梦想着有朝一日执笔写作。最令我跃跃欲试的文学样式便是电影剧本。我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崇拜演员“明星”，而特别敬重电影编剧，认为那才是一部电影真正的作者，就像盖房子，当什么都还没有影儿的时候，未来的影片已经存在于编剧的头脑里了，后来人们看到的实物只不过是依据图纸施工罢了。由于时代使然，那时我所能看到的进口电影多是苏联片，所能读到的外国电影剧本多是俄文的中译本，国产电影剧本也基本遵循苏联模式。这里不涉及政治意义上对于苏联及其影响的评价，仅就电影剧本的写作模式即形式而言，我至今并无贬义。因为我习惯并且喜欢这种模式。它不只是为影片提供一个故事框架，而是以电影艺术的特殊表现手法，结构故事，塑造人物，以形象、细腻的文学语言将未来的影片绘声绘色地跃然纸上，为导演、演员，以及摄影、美术、音乐、服装、道具、化妆等部门提供丰富的内涵，这种剧本既是摄制电影的依据，也可供普通读者阅读，读一部剧本犹如观看一部电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文学剧本”，它是一个完整的胚胎，分娩之前就已包含了影片所有的基因，没有剧本就没有电影，正如没有图纸就没有建筑。到了七十年代，我才看到了与此迥然

不同的日美模式“电影脚本”。这种模式不具备可读性，只用几个字标明场景，出场人物往往只有姓名或身份，而年龄、外貌不详，写出来的只有台词和“点到为止”的动作，拍摄的依据不足，读之枯燥无味，仅可供导演“参考”而已。“电影脚本”作者是导演的附庸，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或是另外叫一个什么人来改你的作品都是随时可能的。国人有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译自外文的“电影小说”，但那是在影片完成以后再据此改写的，目的在于促销影片，已经不是电影剧本，也不是原著，和“电影文学”的概念完全两回事了。

我对此不以为然。我把电影创作看得很神圣，它是剧作家头脑里的产物，是极具个性的创造性劳动，如果按照他人的指令来进行“生产”，等于让建筑师听命于施工单位，那就本末倒置，亵渎了艺术。我所创作的电影剧本都是自发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在纸上编织着蒙太奇之梦。“蒙太奇”一词原为法文“montage”，本意是构成、装配，引申为电影的剪辑和组合，它把不同的画面（镜头）有机地、艺术地连接在一起，使之产生连贯、对比、联想、衬托、悬念和各种节奏，这种画面与画面之间的承继关系，时间和空间、音响和画面、画面和色彩之间的组合关系，便是电影的基本构成形式和构成方法。我坚持认为，蒙太奇并非始于导演的“再创作”，它在文学剧本中就已经产生了，是影片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载体，影片的肉体和生命。电影剧本应该以电影语言来表达，没有镜头感、没有文学性的剧本称不上电影文学剧本，充其量算个“故事梗概”，而“故事”却远远不是电影的一切。我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式，一些长期从事电影编辑的朋友表示赞赏，认为读这种剧本是一种享受，导演接拍这样的剧本可以事半功倍；而另一些管理电影生产的干部则认为我已经越俎代庖，“镜头处理是导演的事，你只管写故事，别的事就不用管了”。我不理睬这样的劝告，仍然一如既往地这样写下去，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模式，在剧本中精心设计场景和切换，画面的布局，节奏的缓急，镜头的推拉摇移，每个人物的第一次出场都要对他的相貌、年龄、气质作必要的描写。每个场景第一次出现都要对环境、气氛和主要道具作尽可能具体的交代，有的地方甚至还要加注，唯

恐拍摄时不能充分体现我的意图。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处理”，导演就可能“处理”成另外的样子，一百个导演有一百种“处理”方法，未来影片的风格就难以由我来驾驭了。直至我的多部剧本陆续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我尝尽了酸甜苦辣，才渐渐明白，影片的风格本来就不是编剧所能够驾驭的。

我曾接触过许多导演，有过愉快、默契的合作，在拍片和谈戏中成为好友；也有过与此相反的经历，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我不能接受导演对剧本的随意改动。作家酝酿一部作品，犹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手捧婴儿交给导演，那真是以命相托。有的导演在拿到剧本之前等米下锅无限焦灼，郑重许诺“尊重剧本”，而一旦剧本到手便轻易地忘记了，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再创作”；过了若干时日，等“母亲”再见到“儿子”，已经面目全非，不可辨认，其心欲碎非语言可以形容！我不是说自己的剧本不可以改，我每一部作品的创作都是一个不厌其烦地修改的过程，甚至在交稿以后还常常主动取回来再度修改，作品的校样要亲自看，一边校对一边修改；我也没有“敝帚自珍”到听不得不同声音的地步，在创作中经常把酝酿中的作品讲述给别人听，随时汲取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我有不少导演朋友、作家朋友和读者朋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欢迎坦白、直率、一针见血的批评，哪怕是“一字之师”；但我决不违心地屈从他人之见，不能容忍那种“化神奇为腐朽”的胡删乱改，焚琴烹鹤，佛头着粪，狗尾续貂，大煞风景！而不幸的是，这种情形在电影创作中却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一位已故的电影剧作家生前在交稿时干脆明确表态：“剧本交给您了，您爱怎么糟践就怎么糟践吧！”看似很想得开，实则过来人的无可奈何，“剧本是一剧之本”，这句话说说罢了，当不得真，“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才是事实。普天之下，哪部电影不是导演的“作品”？观众记得编剧是谁？百分之九十九不知道，也许只有一位例外：莎士比亚，他的作品不断被搬上银幕，而他恰恰从未写过一部电影剧本，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电影还远远没有诞生。莎剧在他人手中花样翻新，罗密欧拿着手枪、驾着汽车在现代都市狂奔，莎翁的在天之灵也奈何不得了。电影界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一部电影拍得叫好，导演说：

“剧本根本不行，我整个给改了一遍。”一部电影拍砸了，导演说：“没办法，剧本基础太差！”横竖没有编剧的好事。拍电影毕竟不同于盖房子，编剧和导演的关系也不同于建筑师和工程总指挥的关系。盖房子如果施工达不到设计标准，建筑师可以让他推倒重来，而拍电影边拍边改却是常事，极为鲜见有“推倒重来”者。我倒有幸赶上一次，但不是我“推”的，是厂领导看了完成片，觉得与剧本距离太大，质量也太差，很觉过意不去，便换个导演补拍、重剪，拍完了一看，又是离开剧本胡拍一气，几乎是另外编了个故事。我没再说什么多余的话，事已至此，算了。

经过一些伤心事，我对电影剧本的创作便极为审慎，轻易不接受电影厂家的约稿，已经发表的剧本在拍摄条件不成熟时也不急于拍摄，而顺其自然。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不会过时，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即使昙花一现也没什么意思，让历史去检验吧。好在影视文学创作并不是我写作生涯的全部，我把很大部分精力用于写长、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将情感恣肆淋漓地释放其中，也从中得到自知自得的乐趣。这是百分之百属于自己的创作，每一个字都文责自负，褒贬由人，无怨无艾。但小说和报告文学也有应邀“搬上银幕（或荧屏）”的问题，每遇此种情况，我总是亲自动手改编，不烦他人代劳，而且把该交代的都有言在先地交代清楚，虽然对完成片能否充分体现我的意图不敢抱太大奢望，我的话你也许不听，但我却不能不说，不然我就失职了。文人的执着、文人的迂腐以至于如此，常常惹得朋友们嘲笑：“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把创作看得这么神圣！”是的，我一向视文学创作为生命，不仅小说、报告文学，包括电影、电视剧本，包括任何一篇短短的散文，那都是我的心血化成的丝丝缕缕，我的生命就这样一丝一缕地耗去，能不珍惜吗？但在文学和艺术日趋商业化的年代，这样的认识显然已经很“过时”了。君不见而今电影、电视剧的“生产”已经完全推向了市场，拍摄单位只剩下一张厂（台）标，拍摄经费要八方筹措，连导演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摆谱了，惶惶然左顾右盼，看人脸色，寻找“卖点”，既要适应这个，又得迁就那个，难以保证自己的“个性”，何况编剧乎！当票房成为衡量影视作品“成”“败”的主要标尺，娱乐成为电影、电视剧的主要功能，影视生产

便徒具商业运作，和“艺术”没有多少关系了。这也许根本就是一个误会。一百年前电影的发明，其贡献首先在于为人类增添了一项新的科学技术，一种新的娱乐方式，一条新的生财之道，而不在于什么“艺术”。艺术只存在于痴迷于艺术的艺术家的梦幻之中，有的人早就醒了，有的人正在醒来，我大约是醒得最晚的。

收在本卷中的影视剧本都是我在梦醒之前的作品，留此做个纪念。比我年长、与我同龄的朋友读之，可能会有一些亲切感；年轻的读者似也可随便翻一翻，他们看惯了时下某些没有剧本也可以拍摄的电影和电视剧，对我的这些“古董”至少会感叹一声：哇，当年的电影剧本原来是这样写的呀！

（本文发表于1999年1月21日《光明日报》）

目 录 Contents

1 自序 梦断蒙太奇

1 秦皇父子

83 飘然太白

142 江州司马

188 我不是猎人

247 失落的明珠

301 龙驹

414 鹊桥仙

453 保姆

482 鞘中之剑

622 红尘

696 海棠胡同

秦皇父子(电影文学剧本)

人 物 表

- 秦始皇帝 出场时(公元前 215 年)四十五岁。
- 扶 苏 秦始皇帝之长子。出场时(公元前 221 年)十九岁。
- 李 斯 出场时(公元前 215 年)为廷尉,三十多岁。后升为左丞相。
- 赵 高 出场时(公元前 221 年)为中车府令,四十多岁。后升为郎中令、中丞相。
- 胡 亥 秦始皇帝之第十八子,后继位为二世皇帝。出场时(公元前 215 年)十五岁。
- 蒙 恬 将军。出场时(公元前 221 年)约四十岁。
- 蒙 毅 上卿,蒙恬之弟。出场时(公元前 221 年)约四十岁。
- 仲 姜 歌女。出场时(公元前 221 年)十四五岁。
- 孟 姜 农妇,仲姜之姊。二十多岁。与仲姜由同一演员扮演。
- 公孙述而 博士。出场时(公元前 213 年)九十多岁。
- 卢 敖 方士(任博士之职)。出场时(公元前 215 年)约七十岁。
- 鲁 苍 蒙恬之卫兵。出场时(公元前 221 年)十八九岁。
- 优 旃 侏儒,宫廷俳优。出场时(公元前 215 年)约五十岁。
- 曲 宫 御史。出场时(公元前 212 年)约三十岁。
- 淳 于 越 博士。出场时(公元前 221 年)六十多岁。
- 周 青 臣 博士仆射。出场时(公元前 213 年)五十多岁。
- 胡 姬 秦始皇帝侍姬。约二十岁。
- 涸 海 人 徐福之船夫。约三十岁。

文武官员、博士、儒生、士兵、侍卫、宦者、车夫、船夫、舞女、乐工、俳优、宫女、黔首若干。

序 幕

仿佛历史的长河在回溯它的源头，仿佛历史老人在叙说他的阅历，
随着古朴而雄浑的音乐，镜头缓缓地巡视着那遥远的年代留下的遗迹：

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逶迤蜿蜒的万里长城……

秦始皇帝陵墓中的战车和兵马俑，浩浩荡荡，叹为观止……

漫长的岁月，没有磨去青铜剑戈的锋芒，没有泯灭英武骑士的风采，好像两千年来他们并没有沉睡在地下……

画外，鼓角震天，干戈铿锵，蹄声嘚嘚，战马嘶鸣……

叠化：浩荡的兵马俑军阵在银幕上复活了，威猛的秦军像决堤的黄河怒涛滚滚而来，迎风飘扬的黑色大纛上绣着金光闪闪的篆书“秦”字。

旁白：“战国末年，雄才大略的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仅十年之内，就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势如破竹，节节胜利……”

雄伟壮阔的画面上，推出片名：秦皇父子

依次出现编、导字幕和演、职员表……

第一章

征尘弥漫的战场，短兵相接的厮杀。

干戈刀剑和盾牌撞击，闪着火花，溅着血花！

秦王的长公子扶苏和将军蒙恬身先士卒，奋勇杀敌。

扶苏只有十八九岁年龄，清秀、白皙的面庞棱角分明，高高的鼻梁上方生着两道剑眉、一双凤眼；修长的身躯，宽宽的肩膀，殷红的披风高高地掀起，如雄鹰展翅；跨下骑着一匹栗色马，少年英俊，锐不可当。

蒙恬年约四十，面色黧黑，浓须连鬓，骑乘一匹黑色战马，威武雄壮，大将之风。

几名敌将围住扶苏，扶苏左右拼杀，愈战愈勇。

秦兵鲁苍奋力杀出重围，来护卫扶苏：“长公子！”

扶苏怒喝：“去！鲁苍，快与我杀敌！”

鲁苍向前冲去……

敌将在扶苏剑下连连落马……

扶苏策马跃过狼藉的敌尸，奋勇追杀。

敌军阵营大乱，纷纷溃逃；秦军士气猛涨，穷追不舍。

一名敌将仓皇纵马踏着自己的伤残士卒，往斜刺里冲出去，蹿出重围，落荒而逃。

扶苏挥剑跃马追去。

荒山乱石，扶苏已经远离了战场。

敌将回头看看就要赶上来的扶苏，拈弓搭箭——

扶苏猝不及防，“嗖”的一声，飞矢正中他的左臂。战马惊叫一声，扬起前蹄，直立起来！

扶苏怒不可遏，拼尽全身力气，将手中的剑猛掷出去！

剑刃像一道闪电直插敌将后心，敌将惨叫一声，跌下马来！

扶苏左臂的疼痛使他全身一震，他用右手抓住血淋淋的羽箭，奋力一拔……

血流如注，扶苏一声呻吟，栽下马来……

画面突然一片漆黑。

漆黑的画面渐渐清晰起来……

特写：一双纤美的女性的手，捧着清凉的山泉，一滴，一滴，滴进扶苏干裂的嘴唇，他苏醒了。

镜头摇上去，我们看到了一张少女的脸。镜头拉开，这是一位十四五岁的姑娘，面无粉黛，身无绫罗，却天生丽质，如烂漫山花。

扶苏一惊，挣扎着要坐起来。

姑娘扶住他：“将军，你身上有伤……”

扶苏急切地：“我身负王命！我们的大军……”

姑娘：“将军，大军已经进城了！”

扶苏的脸上泛起胜利的微笑，看看自己的左臂，伤口处裹着一块白色的土布。他感激地望着这位素不相识的姑娘。

远远地传来马嘶人喊声。

山林中，扶苏的那匹栗色战马拖着缰绳，不断地嘶鸣，呼唤着它的主人。蒙恬和鲁苍紧紧跟随着战马，往前奔跑着，急切地喊着：“长公子！”

他们奔到了扶苏身边，不顾一切地扑在地上，深情地扶起扶苏。

蒙恬：“长公子，我军大获全胜了！”

扶苏笑了：“蒙将军，打得好啊！陛下听到我们的捷报，又会拍着你的胸膛说：‘好一个蒙胡子！’”

蒙恬抚着扶苏的左臂，惭愧地：“不，我愧对陛下的重托，愧对长公子殿下！”

姑娘听着他们说话，惊异地睁大了眼睛问扶苏：“你就是秦王陛下的长公子扶苏吗？”

鲁苍粗声粗气地喝道：“大胆！你是什么人？竟敢直呼公子殿下的名讳？”

扶苏：“鲁苍，不得无礼！如果不是这位姑娘救了我，我的血也许早就流尽了！”他歉意地问姑娘：“真是对不起，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姑娘腼腆地：“仲姜。”

蒙恬：“多谢仲姜姑娘！军旅之中，无以为赠，请带我们去见你的父母高堂，也好当面致谢！”

仲姜黯然：“我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了！灾荒、赋税、徭役，还有战乱……”

扶苏：“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亲人？”

仲姜：“还有一个姐姐，在逃难中被冲散了！也许她已经……唉，可惜连个尸首都找不到！”

扶苏同情地：“你一个女儿家，今后将何以为生呢？”

仲姜指指身旁，布囊中裹着一面琵琶。

扶苏叹息道：“兵荒马乱，衣食无着，谁还来听你卖唱啊！”

仲姜：“我是想一路卖唱走回家乡去，我们祖上原是秦国人啊！”